山中避暑

□林牧之

山风一阵一阵的，鼓起上衣，通体清凉。近处的山脊有云雾在游走，远处的淡成一抹青霭。周遭有鸟鸣，有流水，有枝头传来的簌簌响。

南方多山，山中基础设施齐全且适宜避暑的不少。莫干山算一处，只是风景终究差点意思；黄山倒是秀丽奇绝，可山上房屋并不多，若是住上三五日，费用不菲。一比较，还是庐山最佳。

梅雨季刚过，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山下晴空朗朗，除却碧蓝的天空，四下都像着了火，灼热无比。去往山上的大巴车一开动，人便瞬间觉得凉快起来。等到了山间宾馆，周围树木大片掩映着，山风轻拂，溪流潺潺，更觉凉快了。

避暑纳凉而已，不急着看风景，更不必去那人声鼎沸处，先泡壶茶再说。取出自带的茶具，清洗一遍后，将庐山矿泉水烧开，再拿出背包内的雀舌，捏一小撮放入杯底。沸水一冲，茶叶瞬间被冲散，上下激荡起来，跟着热流直打转。紧跟着，茶叶就悬立在水中了，一根根针似的，最后沉入杯底。茶汤鲜亮，呈黄绿色，茶叶丝丝缕缕，香味也随之弥散开来。

我坐在桌前，伸手打开窗户，只是这窗外树木过于高大了些，竟不见半分山景。好在铺下一大片浓荫，叶影斑驳，也无蝉鸣聒噪，这才是山间夏天的味道。我一边品茶，一边聆听那若有似无的溪流吟唱，好不惬意。想来这份惬意古人早有体验，我不过学了点皮毛而已。同样是酷暑天在山间喝茶，对诗僧皎然和茶圣陆羽来说只是日常小事，宋代梅尧臣也说“煮茗自忘归”，可见山间避暑配上喝茶，是一种自然的意趣。

喝完茶，美美地睡了一觉，醒来已是夕阳西下，周围的人声与车声都渺远了些，不再如中午那般热闹，山野归于清宁。我穿上拖鞋，漫步周边。这酒店远比我想象要大，这儿一栋，那儿一座，足足有七八栋之多，都被大树掩映着，只露出或高或低的红色屋顶，中间交错有小道或石阶，得以相互勾连成一个整体。走着走着，发现一小径藏于密林之中，不知通向何处。拾级而上，约莫走了五分钟，便豁然开朗，原是这山顶藏有观景露台。左转向上，又是一处露台。

两处露台方方正正的，铺以红色的长条木板，还配有遮阳伞、茶桌和躺椅，不禁大喜。此处位置极佳，再无树木遮挡。顺着视野远眺，整片山野尽收眼底。天边的夕阳酿成一片酡红，远处的山影也被染上金光，云雾已看不真切。近处的山体呈现出暗绿色。那若有似无的流水声此刻清晰了，哗哗作响，林间还传来归鸟的啼鸣，一下又一下。山风吹拂，浑身舒坦。

我试图放空自己，沉浸在这方天地之间，尽情享受山中清凉。许多不愉快被我抛诸脑后，或已烟消云散，唯见暮色沉沉，山色隐隐。晚年的李白曾在庐山休养，又鬼使神差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，内心还是不甘寂寞；白居易被贬江州，来庐山不过是疗养心灵，心中大抵是不平的。我也来庐山了，来避暑，比他们似乎更纯粹一点。宋人邓肃也曾专门来庐山避暑。这么一想，我也算是与他们相交了，有理解，有瞻仰，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共鸣。

天色暗下来，夕阳隐进山坳，山间灯火零星亮起。我起身离开露台，沿着石阶慢慢走回房间。

后面三天，也基本上是这个生活节奏：早起，泡一壶茶，听近处溪水悠游，看山间云雾缭绕；上午，在浓荫遮蔽的露台坐着看看书，听一听鸟鸣；午后小睡片刻，黄昏时分便去那山顶露台看看风景，发发呆；入夜后虫鸣渐起，山夜反倒更显清寂。

没有去牯岭，没有去五老峰，也没有去三叠泉。正值暑假，想必热闹非凡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，独处有独处的妙处。

下山时，我在想，庐山还是庐山，我还是我，一切都没有变化，甚至就连那山间的云和雾、水和风，也没有变化，还是千百年前的模样。对我来说，只是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罢了。仅此一点，便已足够。

夏天的瓠子

□李清

我生活的北方城市，超市里也有瓠(hù)子卖，价格也不贵。但很多人不认识“瓠”字，也不知它是怎样一种蔬菜，也就主动避开不买了。而在老家，夏天的餐桌上它太常见了。

瓠子是长在架子上的。它挂在藤上不出声，不像丝瓜那样张扬地在风中摇摆，也不像南瓜那样憨憨地卧在墙根。它就那么静静地悬着，青皮上敷一层薄薄的霜白。藤蔓沿着竹架爬上去，在七月的烈日里撑开一片荫。早晨开的白花，到了正午就合拢了。花谢了，蒂上便鼓起一个小小的青疙瘩，一天天地胀大，绒毛从密变疏，颜色从嫩绿变成青碧。

瓠子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很悠久。《诗经》里就写过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。”匏是瓠子的古称，济是水名。那个站在渡口边的人，等船等到水都涨了，手里的匏叶都苦了。三千年过去了，渡口早已不知去向，可瓠子还在。它从《诗经》的河岸一直爬进我老家的菜园子里，年年夏天开同样的白花，结同样的青果。瓠子几千年来没变过样子，也没变过味道。

我专门在菜园子里看过瓠子藤。它慢慢地爬着，今天比昨天多绕了竹架一圈，明天又会探出一截新须。没有声响，没有变化，可很快就能爬满整面架子，结上十几条瓠子。这让我想起乡村里的老人。他们从没出过远门，一辈子就守着家门口几亩地，话不多，活没少干，就像瓠子一样沉默。

瓠子是葫芦的变种，长老了不能吃时，乡下人会把它剖开晾干，用来舀水盛米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有个大瓠子的故事。惠子对庄子说，魏王送给他大瓠子的种子，种下后结出的瓠子能容纳五石东西，可装水不够结实，做瓢又没地方放，觉得它毫无用处，就把它砸碎了。庄子说，你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腰间当作腰舟，浮游于江湖呢？看，瓠子也能如此浪漫。

夏天最热的时候，菜园子里几乎天天有瓠子摘，母亲每天都要摘上一两条回来。把薄薄的皮削掉后，瓠子肉是白的，小小的籽很嫩，不用去掉。锅里水烧开，瓠子切片倒进去，撒几粒盐，放一小撮虾皮，再煮两滚就能出锅了。盛到汤碗里，清清亮亮，瓠子片半沉半浮，像一片片薄玉。

瓠子的味道很淡。喝第一口汤的时候，嘴里只有些盐的咸味。可含在舌头上慢慢咽下去，会感到一丝清甜。母亲说瓠子“吃油”，做的时候放点猪油才香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甚至还提供了一种高级吃法，将鳇鱼（鲩鱼）切片先炒，加瓠子，同酱汁煨。但其实用瓠子煮汤就好，就喝它本来的味道。夏天一碗瓠子汤喝下去，整个人都会凉下来静下来。

老子说，“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”。他说的爽不是舒服，是损伤、败坏、错乱的意思。意思是吃得口味太重，味蕾就钝了。如今的饭桌上，浓油赤酱，香辣咸鲜，常常一顿吃下来舌头都木了，反而不知道食物原本是什么味道。瓠子汤却不是这样。你若耐心慢慢嚼瓠子，它能给你一点甜。但你若心急，它就什么也不给你。

可正因为淡，它什么都装得下。装得下老家菜园里那架藤蔓，装得下母亲削皮时手起皮落的利落，装得下一家人围坐喝汤的夏天。

浓的东西容易散，淡的反而长久。瓠子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。它从《诗经》里一直活到现在，靠的不就是这淡吗？淡到看上去没了性格，也就不会被挑剔。淡到近乎无为，也就不会被淘汰。每年夏天它都会爬上竹架，开半天白花，结一身青果，不急着要你去看它，但也不怕你忘了它。

城里超市里的瓠子，少有人买，我买一根吧。回家削了皮切成片，煮成一碗清淡的瓠子汤。喝下去的时候，喉咙深处果然还是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甜。

琴音飘散竹器店

□明前茶

初夏，我去四川乐山下面的一个古镇上参加女儿的婚礼。返回江苏前，听闻这里竹器颇有名气，便想去买一些精巧的小篮子回家插花。

此时，正是傍晚，古镇的西天涂满了胭脂般的云霞，火烧云扯动船帆，像在一条无尽的河流上航行。晴日的暑气并未散尽，竹器店的门皆大开着。在一个丁字路口，东西方向及向南方向，数百步内竟排布了5家竹器店，空气中流动着竹制品淡淡的清香味。该去哪一家买呢？正在徘徊踌躇之际，我忽然听闻东面尽头那家竹器店传来拨弦声，便好奇地走近去看。

这家竹器店要比其他店铺稍大一些，然而，所卖的竹器也无非是那些品种：细巧的有汉服女孩们喜欢提在手上拍照的竹藤包、竹灯笼、装首饰的竹编小箱子，还有民宿和书店里最爱用的竹藤椅子；粗编的竹器有晒匾、竹蒸笼、沥水的竹箕、成卷的竹席，以及四川孃孃们既可以用来背孙子，又可以用来背苞谷的竹背篓，还有坐上就会吱呀作响的纳凉小竹椅。而与别处店铺不同的是，这家店铺男主人淡定的行事作派：他从不热切地推销，不干预顾客的选择，在你有事召唤他之前，他只坐在店铺一角的台案上，喝茶、抚琴、听音。

我在他的店里选了竹编的扇子、可以插花的竹拎包与小竹篮子，等我选完了，却发现手上小巧玲珑的竹篮子边缘，间或有不易觉察的竹丝翘起，一连换了好几只篮子都是如此，我便唤来老板，问他：可有更完美的竹篮？

老板闻言走近，我才看到他脸上泰然自若的神情。他个子高，略瘦，穿着琴人常穿的月白色立领棉麻衣裳。他拿出打火机，在竹篮的里外燎了一圈，定睛再看，那些散出的竹丝都被烧尽了，而竹篮内外，竟没有一点烧灼的痕迹。我被他的功夫所倾倒，由衷赞叹：“走险道而不气喘，过吊桥而不晃荡，真是佩服。”老板笑了，说：“练琴之人，手上的力道都会恰到好处，古琴是一样好东西，弹起来虚处见实，实处有虚，能让人变得有度量、有分寸、懂进退。这样一来，自解烦恼也不是难事。”他的脸上，有一种对环境、精神生活以及自我都特别满意的神情。

守店的枯燥，房租的压力，生活的单调，经常令做生意的人心生浮躁，而这位竹器店老板显然与众不同，琴的声音，空灵又稳定，似乎在他干燥的日常生活中凿出了无数细小的泉眼，这些泉眼汩汩生凉，由远及近，汇成一片清亮的水流，轻柔地滋养了他，令他不再焦灼于生意的好坏。他在小镇上开店谋生，但元气饱满的精神空间，或许并不比大学教授或专业琴人窄逼。

付了钱，我在店门口与他聊了几句，知道他就是古镇本地人，今年48岁，是家中老幺，年轻时外出做生意。父母年过65岁，身体不太好，他便回乡开了竹器店，方便照顾二老与妻儿，那一年，他30岁。又过了8年，他开始练习操琴。令人吃惊的是，他除了跟镇上唯一的老师学过两天基本手法，绝大部分琴艺都是跟网上古琴名家学的。他笑道：“也不知道学得像还是不像，不过不要紧，我的本意也不是成为古琴家，我只是想多少能培育自己，年纪大了少些油腻与浮躁，能心思空明地守住这个店。”

他告诉我，蜀中能操琴的人，自古以来就很多，早在唐代，诗人张蠙就在《送友尉蜀中》里告诉朋友，蜀地“人家多种橘，风土爱弹琴”。与别处的琴音相比，蜀地多险关，因此这里的人弹起琴来有侠客之风，豪放外露、朴实无华。虽然蜀派古琴在历史上也有“躁急”的特色，但竹器店老板听多了蜀地琴师的演奏，发现这种特色并非涵盖所有的曲目，“我要的是平和舒徐的心境，那就尽可能挑恬淡安宁的曲目来练习。”

因为练琴，竹器店老板在网上也交到了一拨好友，拜高铁四通八达的便利，如今，经常有天南海北的琴友，一身玄衣，背着琴囊，提着行李来找他切磋。他便由此找到了一种日常生活体系之外的知己。

走开很远，依旧能听到小街深处传来的琴音，它圆润、飘渺又清亮，仿佛月亮踏浪而行的轻微回响，也像水培植物叶尖上自然沁出的一颗透明夜露，将坠而未坠。它是一个人心中难以言说的感慨，是清苦的，微涩的，空灵的。细细品鉴，也有越来越明晰的回甘。

生活服务广告 028-86969860
收费标准:70元/行/天，每行13个字
律师提醒：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，所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，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。

四川成都华联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

本公司于2026年8月27、28日9点至14点在中拍平台分别拍卖：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东街72号1栋1层商业用房；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西段81号C1幢1层303号的商业服务用房地产；四川省都江堰市灌口镇建设路幸福商业城1栋第二层C215号商业用房。2026年9月29日9点至14点在中拍平台拍卖：成都市青羊区文庙西街126号3栋2单元12楼23号住宅；成都市锦江区中道街89号1栋1单元3楼5号住宅。拍卖详情见网络拍卖平台《拍卖公告》、《竞买须知》。

联系电话：028-86703580、86703585

2026年7月23日

成都市槐树街商业用房拍卖公告

受委托，我公司将于2026年8月20日14:30起在成都市青羊区德盛路89号金地饭店会议室，采用中拍平台（https://paimai.caa123.org.cn）以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。

一、**拍卖标的**：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51号附6号、附8号1层商业用房，证载建筑面积：697.19m²，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29.05m²，参考价：2426.22万元，竞买保证金：240万元。

二、**标的展示时间、地点**：即日起至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。

三、**竞买人资质**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可申请参加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四、**报名时间、地点**：请有意竞买者于2026年8月19日16时前（以到账为准）缴纳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（户名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；开户行：工行成都锦江支行；账号：4402905009100064831。转账时请注明标的名称竞买保证金），并凭保证金缴款凭据和有效证件于2026年8月19日17时前，前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288号锦天国际三单元1206室办理报名手续。

公司网址：www.scglpm.com **监督电话**：028-86780130 **四川国联拍卖有限公司**
咨询电话：陈先生13060061152 梁先生18980653789 **2026年7月23日**

■四川旅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杨波法人章（编号：5101055711454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■孙淳耀遗失《律师工作证》编号15101202160355748
■成都胖喜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公章（编码：5101140157640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